

烛光心情

苏丽壬 著



百花园文丛 主编：海梦

四川文艺出版社

烛光心情

苏丽壬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007 号

书名:烛光心情

著者:苏丽壬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4.25

字数:89 千

版次:1998 年5 月第一版

印次:1998 年5 月第一次印刷

印刷:成都白马印刷厂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11—1699—8/I·1491

定价:8.00 元



苏丽壬, 笔名子静, 女, 1963 年出生。祖籍福建莆田, 出生于福建永春。自小一个校门进一个校门出, 最后步入医院大门。十几年来散文作品散见于省内外报刊杂志。《不朽的渴望》获泉州“明培杯”散文大奖赛二等奖。正如孔子曰: “富而可求也, 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序

郭 风

苏丽壬同志和我的籍贯均属莆田，即算是同乡，但未曾见过面。不久前，她由友人郭永仙同志陪同至舍下，给我一束书稿，要我对其作品说几句话。谈话间，始知她曾参加省文学院学习班，开学时，我在会上“露面”，但人数众多，与她无交谈的机会。此次来访，相谈时间较短，只觉她颇谦逊有礼，谈话轻声和气，给我留下很好印象。另外，从谈话得知，她的父亲终身在闽南山区行医，她自己的童年也是在山村里度过的，现在可谓继承父业，在泉州某医院任职。她以业余时间从事散文创作的。她的这些人生经历以及对于文学的执著，也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以为，她可以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苏丽壬同志的散文具有一种善良女性的同情心和温和的真情。文风十分朴素、朴实。请允许我武断地发点议论，即从苏丽壬的散文中，不会发现某些（或云少数而又少数！）女性作家散文中出现的那种卖弄情感以及浮躁的景象。她老老实实地写自己所崇敬所挚爱的普通人。比如，她在《德利叔叔》一文

中，记录她童年时代所亲近的一位在山村医院病人德利。这位德利约四十岁，勤勤恳恳地工作，负责医院里九名医务人员和数十名病人食堂的用水和三餐的菜饭，受到全院病人、职工的爱戴。《德利叔叔》是从一位幼童的目光中，从一位幼童与一位医院病员的接近中，描绘一位小山村普通百姓的德行、品质，文字和作者的情感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朴素，我以为是当前散文中一篇可贵的佳作。她如《不朽的渴望》描绘自己、母亲、外婆三代人的生活“理想”或“期望”（以作者的语言称，则为“渴望”），描绘的也是普通人、平凡人的朴素感觉，在文字上，在“情感”上，皆无任何“警人”之笔之处，但以其情真和朴实，而感人至深。本书中还有收入诸如《千年摇篮曲》《祖父》等均以无任何矫饰而成为“美文”。苏丽壬同志的散文的文风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病中乏力，书不尽意，所谓“序”即写至此吧。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四日，八旬斋

目 录

序	郭风(1)
---------	-------

第一辑 望 乡

德利叔叔	(3)
祖 父	(8)
刺桐旅情	(14)
故乡的菜母	(17)
别样情愫	(21)
梦中的故乡	(25)

第二辑 心 语

同性的目光	(29)
烛光心情	(32)
千年摇篮曲	(34)
三十女人一朵花	(37)

意外的收获	(39)
一个护士de 祈祷	(41)
感觉长大	(43)
吃 辣	(45)
等	(47)
真 挚	(48)

第三辑 祝 福

永不尘封的 ^{记忆} 小路	(51)
不朽的渴望	(54)
给你一个祝福	(57)
旧车站·新车站	(60)
中国女孩·中国妹	(63)
写给闽南黄金海岸	(67)
奇奇怪怪的水果	(69)

第四辑 风 景

桔 心	(75)
包装的时代	(78)
婚纱·圆梦	(80)

一方水土一方人 (83)

休闲·体育 (86)

第五辑 童 话

月光好皎洁 (91)

心情的礼物 (95)

孤 独 (97)

阳光到遥远 (100)

生命的仪式 (103)

永远的外乡人 (105)

边缘人 (108)

假 如 (111)

析 梦 (115)

磕磕碰碰 (118)

一个脸盆 (120)

程先生及PR (122)

后 记 (129)

第一辑

望 乡

德利叔叔

我爸爸是医生，是座落在离县城5里远石目村的县精神病院医生。医院里有十几名民政对象的病人，他们一辈子都住在这儿。德利叔叔便是其中一个。

我是在这小山村降生的，度过了整整的一个童年时光。因这份童年，因这份熟悉，我非常怀念绿色的小山村。而今的梦里，全是那旧时的景象，那装饰一新的房屋……常常醒来热泪盈眶。更难以忘怀的是童年的唯一伙伴——德利叔叔。

从记事起，德利一直是那个模样，背有些驼的高高身体，浓眉，额头突出，短平发，走起路来两个手掌伸直直的在两边摇动。那时，他是三、四十岁人。他负责医院九名工作人员及三十几名病人食堂的全部用水，每天从“灰埕”中的水井挑几十担水到大蓄水池里。三餐饭菜也是由他挑去一份份分发给一些关在大厅里的病人。我有时喜欢与他夺扁担争挑水，他总是高声阻拦，我便把小手伸到水桶里，他就生气地把水倒掉，

又重新提满一桶，如此反复，直到我觉得没趣走开，他才得以挑去一担没有弄脏的水。

下午时光，德利比较清闲，我常去纠缠他给我讲故事。爸爸说，德利曾考上师范，在泉州就读，没毕业就得病了。他对历史特别熟悉，常给我讲历史讲皇帝，也讲苏秦讲孔融，讲老牛讲小羊。在他的宿舍里，我听了整个童年的故事，使本会荒漠的土地，长出些许的好奇、遐思、美丽。

有一天，有个病人的母亲来探视。病人拿着圆圆的小镜子，指着镜背面的“铁梅”，说那才是他的亲生母亲，现在又老又丑的老妇人是巫婆。我爸爸说，要知道这病人有没有患病，只要问他：“你的母亲是谁？”看他的回答就知道。

我问德利：你的母亲是谁？怎么没看到来探视你？德利紧紧拉住我的手，走到门口，看那门前一排开黄色小花的相思树，看那门前的一条小路蜿蜒地通向远方。我常于黄昏和德利坐在这里，以无以愉悦的心情看那欢乐的鸭群急匆匆地赶回家，还有暮归的农夫、牧童和羊群。静静地坐着观望喧闹的世界，这浓浓的乡情给我予满足。德利应也有同感。

虽然，爸爸从来不让我们像村里的小孩那样叫病人为疯子，却故意叫斜德利，驼德利或音符的“哆咪咪”。德利也不会生气。他在井边刷牙，我和妹妹就站在一旁边笑边数数，往往能数到一百多下，德利仍是旁若无人地专心用力刷。我妈妈有时也会笑着说：“每天用力刷那么多下，牙也不会坏。”

我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在医院里长大，在病人中间长大。一年春天，我背上书包上学去了。医院在山坡下，一座闽南特有的那种大厝，右边加盖了排新宿舍，前右边盖了个食堂，还有一道围墙。小学在医院对面约一里路的稻田中。房子很大，可

是里外都没抹白灰，楼上房东住的两间有楼板，其余的透过一半墙高的一根根杉木能看到屋顶的黑瓦片。也许，石目村没有寺庙，我们才在这上课。

一天快下课的时候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都站在屋檐下等雨停。濛濛雨中，德利戴了个似雨伞那么大的斗笠来接我了。可能是妈妈叫他来的。

德利对周围笑了一下，背起我走入雨帘。没有几步，背后突然响起熟悉而又陌生的带刺的齐声：“疯子背猪民（居民）。”雨中，德利默默地走，三、四个小男生没带雨具冲了上来，嘴里骂，又抓起泥土扔，泥块打在德利卷起裤腿的小腿上，打在我的背上，我们还是默默地走，我的心很疼很委屈。在绿色稻田中，红色泥泞小路上，雨有声地下，我伏在德利的背上无声地流泪。从此一个情结在心中永远留了下来。

小学里我没有一个要好的小伙伴。下课时，我总是站在一旁看着同学们尽情地玩耍，或跳绳或跑“过五关”。放学后更增加我对德利的眷恋，我也很想尽心地蹦跳，很爱叫德利在小路上跑让我追，那一路洒满我撒野的童真。

有次放学回来，爸爸对我说：“德利的病又复发了，你不能去跟他玩。”我急切地跑上二楼的宿舍，伏在窗台上，透过窗口看他的宿舍。德利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双眼直直地凶凶地盯着前方。德利，你为什么要这样，不给我讲故事，生我的气了？听爸爸说，读师范毕业是当老师的。德利，不要这样，去学校当我的老师好吗？你肯定会是个好老师。那时，同学们不敢骂你是疯子，也不敢欺负我这精神病院医生的女儿了。这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世界。德利还是一动不动。难道我们做错了事，你不该当疯子，我不该当治疯子医生的女儿？难道在院里我们才有

欢乐，走出这围墙便是歧视。我们做错了什么？我涌出了泪水，望着模糊的德利，忽然间想到了死。

有个夏天，大厅病房里，有个病人死了。德利和另外一个病人到城关汗流浹背地扛回了一个朱红色的薄木棺材竖在大厅门口。中午，医院附近的第二生产队来了四个农夫，把棺材放在下厅，病房里两个病情好转的病人，将尸体抬放棺材里。盖上棺材盖，四个村民钉四个铁钉，那声音很响很响，病房一片寂静，病人或缩在木门后或呆木地看着。然后两根长绳绕在棺材上，前面一条绳一条扁担两个人抬，后面也一样，棺材离地约2尺高，就这样从一边是猪栏一边是厕所的后门出发了。天很蓝，没有风。路上没有看热闹的人，只有医院里四、五个没有事又不懂事的小孩跟在后面送葬。路经后山左斜坡的土地宫时，我看到了墙上挂着的一根长的和四根短的给村里人扛棺用的木杆时，想起棺材应是抬在肩上高的，想起村里死人送葬的热闹，更觉眼前一行人的冷落。到一处背阳的山岙，在红土上挖一条沟，棺材放下，覆上土，就完工了。几个星期后就有小草重新长出，再几个月后一切无从辨认。

哦，德利，你愿这样死去？听我爸爸的话吧，自觉去打针吃药。快点好起来，帮我拿竹梯一起捣鸟窝去。

我跑去问爸爸，德利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爸爸说，目前世界上还不知道精神病的病因。我说有这么难吗？爸爸说，不难，你好好读书，等你长大了去研究，就该会明白的。

我长大了，告别了童年，别离了石目村。智商不超群的我，没能去钻研这尖端学科。可我仍讨厌，不，是深深的厌恶人们打听关于疯子的故事。德利后来没法挑水了，在一个我不觉察的时刻，也一样地躺在后山一角，一样地无处寻觅。而我的心

中有个小小的永生坟墓，安葬着德利叔叔及安放几张记忆的照片：雨中戴大斗笠背着我的德利，坐在床上讲故事抽卷烟的德利，有一口整齐洁白牙齿的温馨面庞，另有我一人看到的一次痛哭中的德利……

祖 父

祖父的外貌酷似《闪闪的红星》里的地主胡汉三，甚至头发更稀少，使我很自卑。因我的整个童年，那是坏人所固有的形象。可这自卑，没有阻碍祖父给予我的爱。

六岁那年，我回老家上了一学期。有个清晨，六十多岁的祖父端着脸盆到门口的石墙边，为我洗脸，看到我的眼球红红的，急切地问：“怎么了？”，我茫然。祖父气得大声责问：“谁打你的？”并没人打我。祖父怎么这么多疑？我吓哭了，抬头望去，远处一座大房子阴森森的，住着一个地主崽进宝，我有了交待地说：“是进宝打的。”祖父顺着我的目光盯一会儿，回头轻轻地擦去我的泪珠。

中午放学，走过校旁滚烫的石板桥，遇到祖父，他站在桥头眼对着操场。进宝敏感地在空空的操场边荡来荡去。我眯着眼仰望祖父，烈日下祖父那已是灰白的一圈稀疏的发间缀满闪着晶莹的汗珠。我拉拉祖父的手：“我们回家吧。”其实，进宝是无辜的。祖父无奈默默地转身。因临解放，祖父用伯伯到南洋打工寄回的第一笔钱买了几亩地。于是，我成了个富农